

可執之手

這男人是他妻子推介給精神科醫生的，她說他有精神病。

張醫生單獨見了他三次，卻找不到病在哪裡，因此安排了與整個家庭會談。

只見這男人雖然訴說生活緊張，但是神態自若；反而是陪同男人出席的妻子，被診斷為憂鬱症，在醫院住了一個月，剛剛才返家。

談起她的住院經歷，她泣不成聲，久久說不出話來。

他們有個上大學的女兒，低頭不語，看來卻比誰都情緒低落。

誰是病人？在家庭關係的網絡裡，病態是可以彼此傳遞的。

如果我們追蹤這個網絡的前因後果，就會發覺人人都是一個導源體，發放或吸收彼此所有訊息。有張看不見的網，把每個人緊緊地栓住，神不知、鬼不覺地，互相牽制、互相挑釁。表面看來卻好像互不相干，誰也說服不了誰。

父親投訴女兒不受管教，讓他十分無奈。他說：「少時是很聽話的，但是愈來愈自作主張。說好了要考上名校，才可以交男朋友；她卻堅持不會影響升學，非要交男朋友不可，結果就只考到副學士的名額.....」

他的妻子說：「他總是怪我沒有把女兒管好，他每天在外工作，卻不斷給我打電話，查問女兒的一舉一動，我一接到電話就精神緊張.....」

男人搶着說：「我不能容忍她對你的頂撞，一個孩子怎能對母親如此不敬？」跟著就一宗宗地投訴女兒與妻子的矛盾。

父親說的是女兒，骨子裡卻是怪責妻子無能，被女兒欺負；妻子堅持自己與女兒沒有大問題，問題出在丈夫的無可理喻。

男人是計程車司機，終日在外奔波，怎麼對家中之事瞭如指掌？

妻子告狀：「因為他在家中裝了閉路監視器，監視女兒的行為！」

男人最否真的瘋了，怎樣可以如此看待一個已經成人的孩子？奇怪的是，女兒好像沒有什麼大反應，反而是妻子得了憂鬱症，對什麼事都提不起勁，只有滿腔眼淚，男人都着急了，怕她自尋短見。他說：「現在管不得女兒了，萬一老婆出事，該如何是好！」

妻子也同意，生病真的有個好處，就是丈夫再也不敢逼她，反而是多了一點關懷。兩人還親熱地拖起手來，十分一致地，話題又回到女兒身上。

父親：「其實不是不讓她交男朋友，而是先等兩年才交，先把學業弄好，回到主流大學，我絕對相信你有這個才能！」

女兒全無反應，他轉向老婆說：「我並沒有一定要她這樣做，但是總不能不讓我說呀！」

我不是教育家，沒有太多做人的大道理。我只希望協助家人在關係的困擾中，找到一點新機。父親那段話，我覺得不可錯過。

我趕緊對女兒說：「你聽到他剛剛那一段話嗎？那太重要了！」

我又圈又點，就是沒有人聽到他說了什麼，連他自己也愕然。

我只好代他重復：「他說，他並沒有一定要女兒怎樣做，只要讓他說說就成！」

如此一來，父親的話，就不再是金科玉律，他就不是專制無理，只是一個無可奈何又不吐不快的老爸！可惜的是，他的話太多，說得好時也沒有人再去理會。

我為老爸的行為解碼，他十分興奮，跟著就說個不停，老媽受到感染，也開始加上她的一分。

她說：「每晚都工作到半夜，不眠不休，身體怎樣承受得了？我的要求不高，只要回家來閒話家常，而不是像個陌生人。多問一句都大發脾氣，怎麼一點親情都沒有！」

父親也說：「我們只希望與孩子做好朋友，她什麼事都可以和我們好好溝通！」

夫妻兩人突然出奇地合作，訴盡心中情，連我都甚為感動。尤其這個處處逼人的父親，其實只是渴望接近女兒，而女兒的拒絕，才是他的最大心結。

原來女兒已經有一段時間不肯和他說話。

奇怪的是，無論父母怎樣推心置腹，女兒都好像不為所動。開始時還會表達希望父母多一點關心對方，後來看到他們牽著手對她苦苦哀求，反而把頭垂得更低，更加無法聽到她的聲音。

父母說，女兒有時會情緒失控、把頭撞牆。

我突然想起張醫生另一個情緒失控的青年人，他每次看到母親流淚，就不由得喃喃自語，身體無法安頓。後來經過張醫生的精心治療，真的平靜下來，對父母的焦慮再也沒有大幅度反應，忍不住時甚至會自動要求入院。

原來他的方法，就是一回家就戴上耳機，隔絕家人的聲音。

也許，這女兒也是以她自己獨有的方式，把自己與父母隔離。

親情，一旦夾帶著太多情感上的包袱和寄託，是可以促使最親近你的人發狂失措的，尤其那些正為自己前途徬徨的青年人。

但是怎樣令如此癡心的父母接受孩子要離家的道理，卻是天下間的一宗難事。

我原以為鼓勵女兒在父母前說出自己的心事，可以提升雙方面的理解。但是女兒對這個提議談虎色變，也許她知道這並非是用道理可以解釋的一回事。好在父母有機會表明心跡，也不管女兒回應不回應，倒是興高采烈，夫妻二人，手拉手的，打道回府。

也許他們會慢慢明白，到頭來，執子之手的，也只有你一直以為格格不入的老伴！